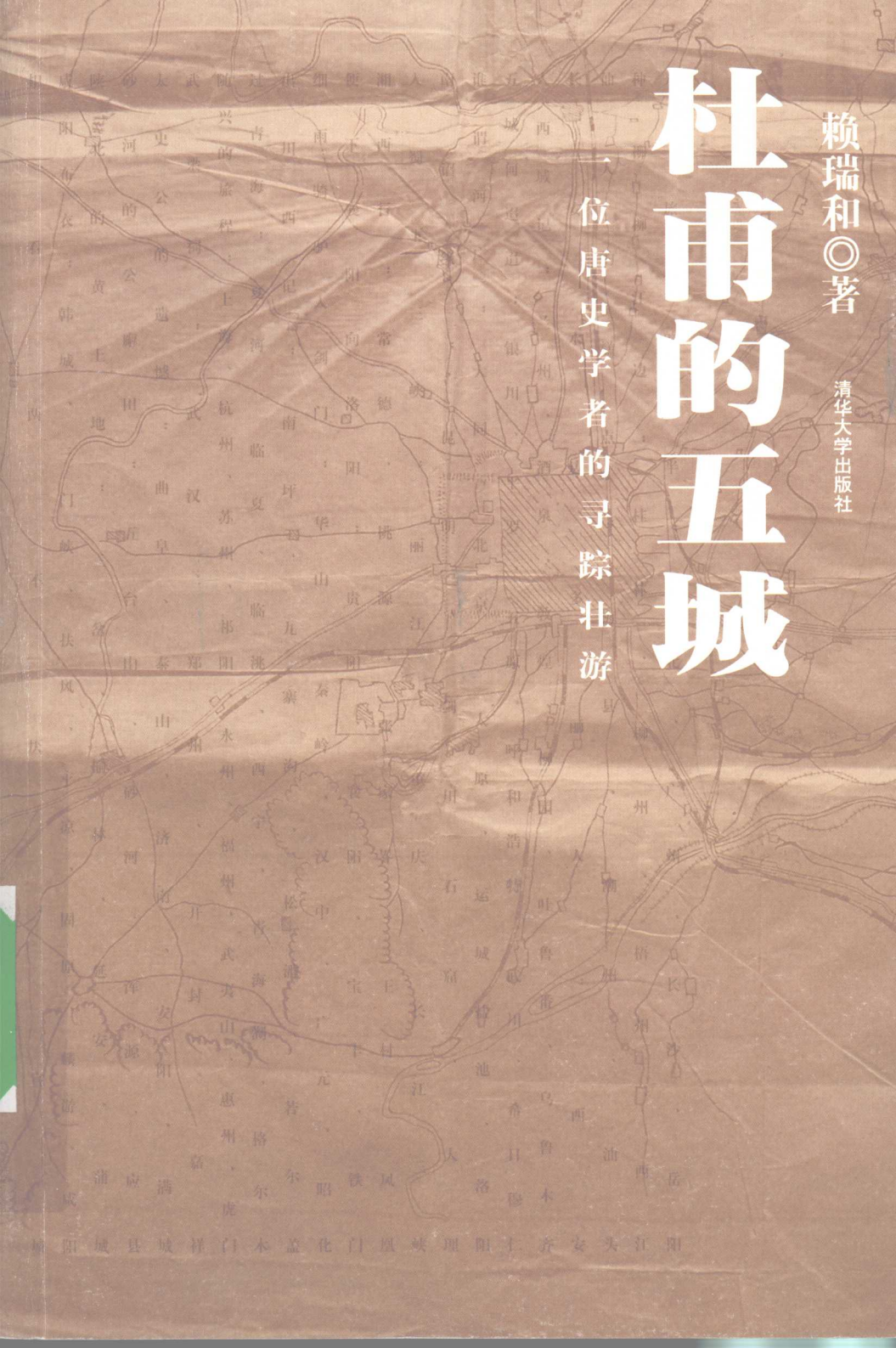


赖瑞和◎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杜甫的五城

一位唐史学者的寻踪壮游



赖瑞和◎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杜甫的五城

一位唐史学者的寻踪壮游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8—3784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杜甫的五城：一位唐史学者的寻踪壮游 / 赖瑞和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ISBN 978-7-302-18095-1

I. 杜… II. 赖… III. 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00940 号

责任编辑：徐 颖 袁功勇

责任校对：宋玉莲

责任印制：孟凡玉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http://www.tup.com.cn> 邮 编：100084

社 总 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北京地大彩印厂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45×210 印 张：11 插 页：1 字 数：237 千字

版 次：200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6000

定 价：29.00 元

本书如存在文字不清、漏印、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部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10)62770177 转 3103 产品编号：027734—01

☐ [Home](#)
☐ [About Us](#)
☐ [Contact Us](#)
☐ [Privacy Policy](#)
☐ [Terms of Service](#)

☐ ☐ ☐ ☐ ☐

王台

人分

三通

一个特定的叙事框架下来叙述，而且一般都要求有点“文采”。比起旅游指南，旅行书最占优势的一点是，它可以说“不会过时”，因为旅行者的那些旅行经历，是独特的，不会因时间流逝而有所折损。这些经历一旦锁定在某个历史时空，甚至会变得更有历史感，更有历史价值。比如，日本和尚圆仁（794—864），随遣唐使来唐九年，走过了大半个中国（主要在北方），写下一本十分精彩的旅行书《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如今成了我们唐史学者最珍爱的史籍之一。圆仁在书中常常提到唐代米粟等物的时价，以及他雇用驴子或请人抄书的价钱等细节。这些在当时想必是十分琐碎的事，但现在却成了十分珍贵的唐代经济史资料。

这本《杜甫的五城》当然属于第二类。我自己给它的“定位”是：它不只是一本“旅行书”，而且还是一本“文学旅行书”。祈望读者不要把它错当成是一本旅游指南才好。

为什么要那么强调“文学”呢？

我目前的专业虽然是历史和唐史研究，但我少年时却是个文学青年，也曾经发表过一些现代诗作。大学时代在台大外文系念英美文

学，对十八、十九世纪浪漫时代英国诗人如拜伦（George Byron）、雪莱（Percy Shelley）和济慈（John Keats）的欧洲“壮游”（Grand Tour）有过不少幻想。这些年来对现代英美作家的文学旅行书也颇爱读。

我在《杜甫的五城》原台湾版“后记”中说过，我“想以一种沉静的笔调，细写火车旅行的乐趣和一些比较少人去的非旅游热点”。所谓“沉静的笔调”，就是用我少年时所习得的写诗方法，在下笔时特别留意那个叙事语调，再以一种看似“极简”的句子和字词去表达。在本书中，我刻意不使用任何四字成语，就是因为觉得成语不免都是语言中的“陈腔滥调”，会破坏我那“沉静的笔调”和极简的风格。

几年前，有一位住在海外的中国大陆读者，读完台湾版《杜甫的五城》后，给我写了一封电邮，告诉我说，他读我的书，常感觉到一种“难以解说的悲伤”。这是我收到的众多读者电邮中，最让我感动和高兴的一封。我猜想，那就是我那“沉静的笔调”在发挥作用吧，

可以让这位读者感觉到一种“悲伤”，但却又是“难以解说”的。

台湾版的《杜甫的五城》，原本连一幅地图，一张照片也没有。这次出版简体字版，清华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信息非常灵通，竟发现我原来还有另一本书《坐火车游盛唐：中国之旅私相簿》（台北：人人出版社，2002；大陆简体字版预定2009年面世）。这本《坐火车游盛唐》实际上就是《杜甫的五城》的图文图解版，内收240张我自己拍的照片，配上全新的文字，以一种写明信片似的轻快笔调来重写我的大陆旅行经验。于是编辑建议采用该书中的数十张照片，好让《杜甫的五城》看起来不至于那么单调。我觉得这办法真好，甚至更可以让本书读者预先“尝尝”我另一本图文书的“滋味”（这些照片在《坐火车游盛唐》中原为彩色印刷，但在本书中改为黑白，大小也略有不同）。编辑又替我制作了一些旅行路线图，费了不少心力。这里我要特别感谢他。

赖瑞和

2008年5月21日于台湾新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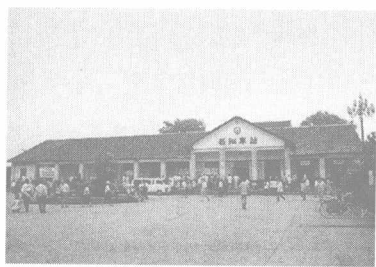
目录

- 简体字版自序 | | | | | 001
- 一 人生旅程的一半 | | | | | 001
拱北·广州·长沙·岳阳
- 二 种柳柳江边 | | | | | 017
桂林·柳州·梧州·西江
- 三 仙人的糕点 | | | | | 029
梅县·潮州·汕头
- 四 长安水边多丽人 | | | | | 047
西安
- 五 入西域记 | | | | | 081
兰州·酒泉·敦煌·柳园·吐鲁番·乌鲁木齐
- 六 五城何迢迢 | | | | | 107
银川·平罗·五原·呼和浩特·武川·希日穆仁
- 七 谁谓河广 | | | | | 123
大同·北京·太原·运城·盐池·洛阳
- 八 南诏缘 | | | | | 141
昆明·剑川石窟·大理
- 九 入蜀下三峡 | | | | | 153
丽江·重庆·长江三峡
- 十 湘西行 | | | | | 163
常德·桃源·张家界·王村·凤凰
- 十一 便下襄阳向洛阳 | | | | | 171
贵阳·襄阳·宝丰·铁门

十二	细雨骑驴入剑门	181
	华山·秦岭·汉中·广元·昭化	
十三	出川西记	195
	南坪·九寨沟·松潘·若尔盖	
十四	过青海	209
	夏河·临夏·临洮·西宁·青海湖·格尔木	
十五	随兴的旅程	223
	上海·杭州·苏州·祁阳·永州·福州·武夷山·惠州·虎门	
十六	武梁祠	239
	武汉·郑州·开封·嘉祥	
十七	太史公的遗憾	251
	曲阜·泰山·济南·安阳·满城	
十八	砂河的公廨田	269
	五台山·砂河·浑源·应县	
十九	陕北的黄土地	285
	三岔·榆林·延安·蒲城	
二十	咸阳布衣	301
	韩城·三门峡·扶风·平凉·固原·麟游·咸阳	
二十一	相看两不厌	323
	宣城	
	附录：九次中国大陆之旅详细路线里程表	330
	台湾版后记	336

一
人生旅程的一半

· 岳 阳
· 广 州
· 拱 北
· 长 沙



十多年前，我还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念博士的时候，经常有机会和教我宋史及近代史的刘子健教授，在东亚系那间雅致的壮思堂，喝茶聊天。有一天，刘老师对我说：“你是念唐史的，应该到西安去看看。”跟着，刘老师突然站了起来，用双臂做了一个环抱的姿势说：“西安南部都被整个终南山包围着。你去看了，就知道为甚么唐朝要选在长安建都，因为那里可守啊！”

刘老师的这一番话和他那个生动的环抱手势，正好打动了我心深处，一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还以为，到了西安，只要站在市区，往南一看，就可以见到终南山！从此，我更下定决心，有一天不但要到西安去，而且还要走遍整个中国大地。

当然，我这个走遍整个中国的梦，并不是在普林斯顿时开始的。我记得，早在中学时代，读了许多新文学作品和武侠小说，我的幻想已经到了黄河、长江、峨眉山、大理等地。不

巧，整个中学时期，国内都处于“文化大革命”中，对外深锁。七十年代末期，我在台大外文系念书，国内开始慢慢开放，但我是穷学生，也不敢有太多奢望。所以，这些幻想和欲望，都被埋在心底深处了。

在普林斯顿五年，我改行专治中国文史，其中一个原因，恐怕也是因为这些幻想和欲望，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实现的另一种反映。既然到不了中国，那么在故纸堆中，捕捉中国的影子，也是一种补偿吧。不料，这样做真的是愈陷愈深。书本上的中国，反而常常更增添了我的幻想和欲望。

我的博士论文题目，选的是《唐代的军事与边防制度》。这题目正好可以让我在幻想中，奔驰在整个大唐帝国的广大版图上，从西北边疆跑到西南边界，再随着隋唐大运河，跑遍江南沿海各地。

要了解唐代在全国各地的军事部署，当然要先弄清楚整个唐代的历史地理。在这方面，一般的历史地图集是不足以应付的。幸好，南港中央研究院的已故严耕望院士，是这方面名满国际的权威。世界上恐怕没有其他人，比他更清楚唐代的地理和交通了。当年我读他的一系列论文，和他那套大部头的专书《唐代交通图考》，都深为倾倒，也常常在想，甚么时候我能到那些地方走一趟，圆了我少年时代的一个梦，那就好了。

在普大那几年，我常常想起杜甫一首诗《塞芦子》的起首两句：“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历代注释杜诗的学者，对“五城”何指，不敢确定，看法也不尽相同。连博学的钱谦益，也只引了几则前人互相矛盾的说法了事，把读者更弄糊涂了。据严耕望的考证，这里应当取朱鹤龄的注。这“五城”其实是指唐代在

河套地区的五座主要的军城：丰安、定远、西受降城、中受降城和东受降城。

这五座军城，对唐代的西北国防太重要了，所以连杜甫写诗，也要提上一笔。它们的位置和距离，在《元和郡县图志》等唐代的地理书中，都说得清清楚楚，但到底有多远，有多“迢迢”，我就没法体会了。所以，我常想，总有一天，我一定要乘搭火车，沿着黄河，走这一段路。从现代的兰州出发，往北走，经中卫、银川、平罗、五原和包头，一直走到呼和浩特，去感受“五城何迢迢”的滋味。

在普林斯顿期间，我靠奖学金过活，收入正好抵消支出，没有多余的闲钱去旅行。到中国大陆去的机缘，一直要等到我在普大写完了论文，转到香港去教书后，才给我碰上。一九八八年的秋天，我决定接受香港岭南学院的聘约，到翻译系去教中英翻译。我想其中一个促使我接受聘约的原因，恐怕是因为香港和大陆，只隔了一条短短的罗湖桥。我心想，从此住在中国这个南方的门户，必定有许多机会，经常回大陆去圆梦。

岭南的这份教职，也是我几乎十多年来，一直在大学里头读书，没有正常工作后的第一份“正业”。我这才开始有了“正规”的收入。岭南的暑假长达三个多月，闲我也有了。于是，到香港后的第一个暑假，我终于踏上往中国大陆之路了。那一年，我三十五岁，正好走到了诗人但丁，在《神曲》一开头所说的“人生旅程的一半”。我有幸在这一个意义深长的年龄，开始整个大陆行，觉得真是一种美丽的巧合。

- - 2 - -

那年暑假，我筹划旅程，一开始就决定，火车将是今后中国行的主要交通工具。这可能又是我少年时代的另一个梦想。在整个中学期间，我们一家就住在一个火车站附近的一座高楼上。在那个惨绿的，带点莫名其妙的年代，我经常无聊地站在门口，望着楼下路过的火车发呆。久而久之，火车变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火车到站的声音，常常可以作为我家生活作息的时钟。

清早第一班从北方开来的客运火车，开进站时，我知道是七点十分左右，必须赶紧下楼上学去，再迟就来不及了。傍晚另一班北上的列车进站时，我知道家里就快开饭了。夜里，睡在房中，常常可以听到最后一班载货的列车开过去，那便是半夜十二点左右。它的老式蒸汽引擎发出的清脆声音，那种一长三短的韵律和节奏，我到今天依稀还记得。下午放学回家，无聊时望着这些火车，常在幻想，甚么时候，这些火车可以载我离开那个南方闭塞的小城，到外头辽远的世界去浪游。

少年时对火车培养出来的这种特殊感情，到我走到“人生旅程的一半”时，一有机会，真是一发不可收拾。我这个“火车迷”，不但决意要乘火车，从广州坐到西安，而且还要从西安，乘火车到远在新疆的乌鲁木齐。这些都是长达好几千公里，好几天几夜的旅程。我想，也唯有这样，才能感受到杜甫所说的“何迢迢”的滋味，才能亲身体会两地的距离，才能让美好的河山，在我眼前慢慢流过去。这些，都是乘搭飞机没有办法做到的。

翻开中国地图，发现地图上几乎每一个地方，我都想去。唐代军队到过的地方，我更想去。唐朝建都长安，整个国防的中心点在西面。主要的外敌，初期是西北方的突厥，后期是西

南面的吐蕃和南诏。这几条防线上，每一个重要的据点，我都想去走一走。

翻开地图，我仿佛是一个七岁的小男孩，打开了世界上一家最大玩具店的大门。店里的各种玩具，现在可以任我挑选了。我贪心地圈下一个又一个地名。但中国毕竟太大了，要去的地方太多了，整整三个月的暑假，走也走不完。我决定分成好几个暑假和寒假，来完成我的中国壮游。

毕竟，我当时还没有在国内旅行的经验，也不清楚国内的火车铁路系统，不敢一起步就到西北去。我决定先来个暖身试探。第一年暑假的六月，先乘火车，最北只到长沙、岳阳，然后就折返南方的桂林和当年柳宗元被放逐的柳州。再乘长途汽车到梧州，顺着西江，飘流到广州。最后，要回到我的祖籍，也是我母亲的故乡广东梅县。而且，我要追随我母亲当年下南洋“出番”下嫁的路线，从梅县乘车到潮州和汕头，再乘大船出海回香港。

这一段路程，只要两个多星期。到八月底，天气比较凉快以后，我再到西北和西北的大漠去。

- - 3 - -

一般从香港进入内地，是穿越罗湖桥的。不过，还有一个更吸引我的方式，是从澳门出发，进入拱北。我想，多半是拱北这个别致的地名吸引我。而且，在清代，外国使臣到中国去朝贡，也多半取道澳门，沿着珠江北上，而非香港。在唐代，澳门珠海一带，还是南蛮之地。

澳门的关闸是个不设防的地方，不查护照，门户大开，旅人自由进出。不少中老年妇女，推着手推车，或提着菜篮，好像去

大陆赶集一样。那年六月的一个早晨，我一个人提着一件简单行李，一直走到中方的关口，有个女海关人员问我要护照，我才知道自己早已离开了澳门，进入大陆的领土了。

在拱北市区乘了一辆小巴士，在路上摇晃了四个多小时，来到了广州。车子停在广州火车站对面的站前路。一下车，便可见到好几家宾馆。我选了一家叫新大地的宾馆，当年每晚只要六十元，属于“中下档”，还过得去。这条站前路，车子稀少，行人也不多，在广州这个好几百万人口的大都会，可说十分幽静难得。而且，走不到五分钟，便是火车站了，是个十分理想的中途栖息地。从此以后，每次到广州，必定住在站前路这些宾馆。

吃过中饭后，走到火车站，准备买一张到长沙去的软卧车票。这是我第一次在国内自己买火车票。一走进售票厅，里面的人、汗味和气氛，便让我觉得晕眩。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人，挤在那么一个空间里，而且每个人看来好像都那么粗蛮，随时准备打架的模样。售票窗口有十来个，每个窗口前都有一条人龙。这些人龙仿佛永远那么长，永远不会移动般。排在队的后头，不知要几个小时才会轮到。我无助地观望了一会。

突然发现有一个窗口前的人龙最短。原来，那是专供外宾、记者和人大代表买票的，看来正好适合我。我挤到那里去，只有五六个人在排队，不久便轮到了。这时，才发现所有售票窗口都很高，几乎到我的下巴，矮小的人不知怎办？洞口很小，仅仅可以容许一只手伸进去，好像古老监牢里给囚犯送饭用的那种小窗。周围都是厚厚的水泥墙壁，没有任何玻璃。只有透过这个小窗洞，才能见到里面的售票员。而她和窗口又隔了一张她自己的办公桌子。从小洞望进去，她坐得老远的，至少在一米外。我唯

恐她听不见我的声音，只好大声喊道：

“请给我一张明天十六次，到长沙的软卧票。”

“拿证件来，”她说。

她看了我的护照，非常友善地告诉我，十六次车是开往北京的，票不好买，建议我不如改坐刚开办的七十六次。这班车只到长沙，而且开车时间比十六次早了一个多小时。票价九十四元六角，要收外汇券（外汇券到九十年代初期才取消）。

我没想到那么轻易便可买到一张软卧票，高高兴兴地把一张当年一百大元的外汇券奉上。当时，我还不清楚外汇券和人民币在市场价值上的分别。一直到后来才知道，当时我付的票价，比国内老百姓付的高出好几倍，等于一般人民半个月的工资。这名售票员见了我的护照，完全把我当作“洋鬼子”看待，老实不客气地要了最高一级的车费。难怪，她当时给我的服务，也是第一流的。找钱的时候，满口“请稍候”、“谢谢”，声音甜美极了。

买好票后，又乘小巴到北京路一带的书店逛。在教育书店，见到一套精装的《新唐书》。平装本的《新唐书》很常见，我也已有一套，但精装本倒是很罕见，很想买下。可惜还有一大段路要走，不方便带着，还是没买。又到古籍书店，见到《全唐文》、《册府元龟》，和《太平御览》。这几部大书，都是我在普林斯顿当研究生时，经常要翻查的，如今在中国本土见到，分外亲切。我又想起我那位指导教授说的：“唐人写的几乎所有传世的文献，就收在这几部书里。你若有恒心，可以坐下来慢慢读，在你这一生中是可以读完的，但唐以后的文献就太多了，想读也读不完。”或许，等我到不惑之年，有一天，不再教书了，真的会坐下来把所有唐文读完。